

## 第七十六章 祝您飛黃騰達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走出門外，範閑將手中那杯冷茶放下。

哐當一聲，茶杯準確無比擱在了案幾上另一隻茶杯之上，兩杯相疊，並無多少殘茶溢出。茶杯壓在先前那隻茶杯身上，隻是一個很尋常隨意的小動作。

他下了樓梯與洪竹輕聲說了幾句什麼，兩個人便離開了小樓，沿著寒氣十足的宮中石道，往那方走去。

待送範閑離開皇宮之後，洪竹繞過太極殿，穿了石彎門，去禦書房覆命。一路上與見著的宮女開著玩笑，與小太監們說鬧幾句，說不出的快活。那些太監宮女心中也有些訝異，心想洪竹小公公自從在陛下身邊之後，身份地位上去了，連帶著心性也沉穩狠厲了幾分，今天卻是出了什麼事，讓他樂成了這樣？

眼瞧著禦書房就不遠處，洪竹才醒過神來，知道自己表現的有些過頭，趕緊住了腳，從道旁山石中抓了兩捧雪，往臉上狠命擦了擦，硬生生將麵部發熱的肌膚冰涼下去，這才放下心來，輕咳了兩聲，學起了宮中太監祖宗洪老公公的作派，死沉著一張臉，推開了禦書房的門。

皇帝此時正與舒大學士在爭論什麼，聲音極高，這位舒大學士也真是膽子大，當著皇帝的麵也是寸步不讓，隻隱約聽著是什麼河道，挪款，戶部之事。

洪竹豎著耳朵，候在一旁，大氣也不敢出，心裏卻清楚能讓舒大學士壯著膽子和陛下頂牛，究竟是為了何事。

這冬天正是疏浚河道的良時。門下中書省早在兩個月前就已經擬好了章程，隻等戶部籌好銀兩，便組織各地州縣，廣征民夫。修葺河道。但沒料到戶部最後硬是拿不出來這麼多銀子，缺口太大，嚴重地拖延了修河的時辰。於是乎範尚書便成為了眾矢之的，如果不是陛下一力保著，怎麼著那位尚書大人也要自請辭官才是。

慶國正值盛世，國庫卻不能拿出足夠多地銀子！門下中書問戶部，戶部卻是一問三不知，隻說是宮中調用了。但宮中用項一向是從內庫出...難道內庫如今已經頹敗到如此境地？內庫之事，牽連著長公主，牽連著皇族的顏麵。而且最近監察院又正在查崔氏，矛頭直指內庫，在這當兒上。朝堂上的大臣們也不好當麵詢問皇帝。

於是乎，才有了舒大學士入宮之行，看來這君臣二人的交流並不怎麼平和。

皇帝咳了一聲，隱約說到，範閑。江南，等幾個模模糊糊地詞語。舒大學士的臉色終於是好了些，似乎很相信範閑下江南後。能夠將慶國的財政問題解決掉。

老學士降了聲音，麵上卻是憂色難去：“怕時間來不及，明年若再發大水，怎麼辦？江南事雜，範提司縱使才幹過人，要想理清，隻怕也要一年時間，就算明年上天眷顧，可後年呢？”

皇帝笑了起來。安慰舒蕪說道：“範閑過幾天就動身了，應該來得及。”

舒蕪應了聲，便笑眯眯退出了禦書房。其實君臣二人都是老成持重之輩，怎麼可能僅僅因為範閑這麼個小年輕去江南，就真的停止了擔心？

更何況舒學士爭的根本不止明麵上的這些東西。他身為如今朝中文官之首，需要陛下的一個表態，內庫那邊，到底怎麼辦，而更關鍵的是，在那兩個傳言相繼出來之後，朝廷或者說宮城之中，對於範閑，到底是準備怎麼處置？

皇家玩神秘主義，對很多事情秘而不宣，朝廷裏的官員係統卻受不了這個，人心惶惶，總要求個準信。皇帝既然明說了範閑離開京都的日期，一來是宣布了內庫治理一定會開始，而且會很強硬地開始，二來就是通過舒蕪告訴朝中的官員們，範閑的身份之類暫告一段落，不管他究竟是謀逆葉家地餘孽，還是皇帝的私生子，反正他人離開了京都，你們就別瞎猜了，讓事情淡了！

...

“洪竹啊。”皇帝忽然從沉思之中醒了過來，問道：“先前他有什麼反應？”

洪竹一怔，趕緊低聲應道：“範提司目中隱有淚光，麵露解脫之色...曾在樓中大笑三聲，卻是不知為何。”他小小年紀，就能親隨皇帝身邊，自然機靈處比一般人要強上三分，當然知道陛下口中的他，就是剛出宮的小範大人。

皇帝麵色微沉，旋即微笑道：“如此也好，放開之後才好無牽掛地替朝廷做事。”

洪竹小意一笑，不敢接話，卻被皇上接下來的話嚇地不輕。

“下月起，你去皇後身邊侍候著吧。”皇帝摩挲著掌心的一塊靜心玉，很隨意說道。

如同一道驚雷敲打在小太監的心中！趴地一聲，洪竹直挺挺地跪了下來，趴在地上，哭著說道：“陛下，奴才...奴才不知道做錯了什麼，請陛下打死奴才，也別趕奴才走啊。”

皇帝皺眉看著他，厭惡說道：“什麼出息！讓你在那邊宮裏做首領太監，朕提拔你，卻嚇成這樣...真是不堪大用！”

洪竹心中一亂，知道自己犯了個錯，臉上卻依然是涕淚橫流著，哭嚎道：“奴才才不做什麼首領太監，奴才就想在您身邊。”

“噢。”皇帝似笑非笑看著身前的小太監，說道：“在朕看邊有什麼好處？”

好處兩個字可以當作玩笑，也可以當作一把殺頭的刀，洪竹愣愣地從地麵抬起頭來，流著淚的臉上染著些灰塵，他嚶嚶說道：.....在皇上身邊伺候...奴才...臉上光彩。”

“光彩？”

洪竹擡頭如蒜，抽泣說道：“奴才該死...奴才不該貪圖...他心裏明鏡似的，太監受個賄賂，宮裏的各位主子們沒人在乎。但就看這些主子們的心情如何。

“你收了多少銀子？”皇帝看著小太監滿臉灰塵清淚，模樣甚是可笑，竟是哈哈笑了起來。

洪竹聽著笑聲，心頭稍定。訥訥回道：“奴才在禦書房兩個月，一共收了四百兩銀子。”

皇帝忽然將臉一沉，寒意大作，冷冷道：“是嗎？那膠州地八百畝地是誰給你買的？你哥哥地官，又是誰給你走的門路？你好大地膽子，在朕身邊不足百日，就做出這樣的手筆來！”

洪竹麵色慘淡，萬念俱灰，嚎陶大哭：“奴才知罪，奴才知罪。”他甚至都不敢求皇帝饒自己一命。

“是誰？”皇帝轉過身去。踢掉靴子，坐在榻上又開始批改奏章。

洪竹臉色青一塊，白一塊。知道終究是瞞不過去了，一咬牙說道：“是...範提司。”

皇帝麵色不變，輕輕嗯了一聲表示疑問。

洪竹忽然手腳並用，爬到皇帝腳下，仰著臉抽泣道：“陛下。您盡可殺了奴才，但天可鑒，天可鑒。奴才對陛下可是忠心耿耿，絕沒有與提司大人暗中...提司大人是個好人，這事兒是奴才求他辦的，您饒了他吧。”

這時候皇帝才表露出了一絲詫異：“噢？你居然替他求情？”他旋即哈哈笑了起來，說道：“這孩子，看來人緣比我想像的要好很多。”

皇帝看著小太監那張大花臉，笑罵道：“滾出去吧，此事範閑早就奏過朕了，如果不是朕喜歡你有些小機靈。他早就一刀將你給宰咯，你居然還替他求情。”

“啊？”洪竹臉色震驚之中夾著尷尬與窘迫，半晌沒有回過神來。

“還不滾？”

“是，陛下。”洪竹哭喪著臉，心裏卻是高興的不得了，也不起身，就這樣爬出了禦書房，至於是要被趕到皇後宮裏去當首領太監，還是別的出路，此時已經不在意了。

...

出了禦書房，跑到偏廂裏，洪竹才平伏了急喘的呼吸，才感覺到背後的冷汗是如此的冰涼，接過一塊毛巾，胡亂擦了下臉上的淚痕汗跡與灰塵，煩躁地將手下人全趕了出去，直到自己一人坐在房間時，才開始後悔無比。

“小範大人說地對，這世上本就沒有能瞞過陛下做的事情。”小太監心有餘悸想著：“陛下允你貪，你就能貪，所以不如幹脆把事情都做得在明面上。”

此時此刻，他對於範閑的佩服已經深植骨內，而在佩服之外，他對於範閑更多了許多感激與感恩，對方就能猜到陛下根本不在乎身邊地小太監貪錢，這隻是小範大人聰慧過人，而小範大人用這件事情，瞞過最要命的那件事情，這才是關鍵，日後與小範大人走的近些，陛下也不會生疑了。

想到那件事情，小太監洪竹的眼睛就眯了起來，說不出的感激，隻是馬上要被調離禦書房，不知道將來能不能幫到小範大人。

離宮地馬車中，範閑半閉著眼在養神，高達與兩名虎衛被他支到了車下，車中是蘇文茂。他閉目想著，雖然自己也不能判斷啟年小組當中，有沒有宮裏的眼線，但是自己是撞著王啟年，又由王啟年去揀了這麼些不得誌的監察院官員到身邊，對於自己而言，最能信任地便是這批人，自己要做事，便隻有相信他們。

“潁州的事情有沒有尾巴？”他皺著眉頭問道。

蘇文茂此時沒有趕車，小心地聽了聽車外的動靜，才輕聲說道：“大人放心，潁州知州下獄後就病死了，沒有走院裏的路子，用的您的藥，忤作查不出來，。”

範閑點點頭：“如果能夠確認安全，那位知州的家人就不要動，這件事情到此為止，你應該知道怎麼做。”

蘇文茂點點頭，知道提司大人是叮囑自己保密，對於這種陰私事。提司大人信任自己去做，這說明自己終於成功地成為大人的心腹。

但身為心腹，他自然要為範閑考慮，對於此事。他內心深處依然十分不讚同。暗中殺死一名大知州，正四品的官員，監察院建院之後這麼多年，也極少出現這種事情。將來不出事則罷，一旦出事，整個監察院都要倒黜更何況那位知州並無派係，是位純然地天子門生。

似乎猜到蘇文茂在想什麼，範閑冷笑道：“那位知州草菅人命，霸占鄉民家產，更與盜匪同路。屠村滅族，本官隻取他一條人命，已算便宜了他。”

蘇文茂關切說道：“大人。話雖如此，但畢竟一直沒有拿著實據，抓獲地山賊嘴巴咬的極緊，硬是不肯指證那名知州。”

“廢話。”範閑說道，“如果能拿著證據，我何苦用這種手段。”

蘇文茂不讚同地搖頭道：“終究還是太冒險。至不濟大人寫折了上中書，甚至跳過門下中書，直接麵稟陛下。雖說無實據，但陛下瞧在大人的麵子上，也會將那名知州拿了。”

範閑笑了笑，搖頭沒有再說什麼。

那名知州的事情，是一定不能讓陛下知道地。他閉上了雙眼，悠然養神，腦中卻在快速的旋轉之所以要對付離京都甚遠的那名知州，是因為自己要賣小太監洪竹一個人情，一個天大的人情。一個洪竹將來一想起就必須要還的人情。

如今在禦書房做事的小太監洪竹是潁州人，原姓陳。被範閑整死的那名知州當年還是知縣的時候，曾經因為某處山產，強行奪走了陳氏家族中的家業，偏生陳氏家族裏很出了兩名秀才，自然不依，翻山躍嶺，跨府過州的打官司，更是聲稱要將這官司打到京都去。

那名知縣驚恐之下，狠下殺手，半夜裏勾結著山賊，硬生生將陳氏大族給滅了門！

那一夜不知道死了多少人。

而洪竹與自己地兄弟當時還是小孩子，在山上玩耍後忘了回家，也算是命大，僥幸逃脫這樁慘事，兄弟二人也算聰明，連夜就翻山，一路乞討到了山東路，再也不敢去衙門告狀，隻是艱苦萬分地在人間掙紮活著，終有一日，兄弟二人熬不下去了，陳小弟，也就是如今的洪竹便練了神功，襠中帶血投了宮中。

...

入宮之後，陳小弟畏畏縮縮做人，被年長的太監欺負，被該死地老宮女掐屁股，屈辱之下更生恐懼，連自己的姓

氏都不敢說。

湊巧有一日，陳小弟挑水路過含光殿偏道，遇著了洪老太監在屋外睡覺養神，老太監身上隻穿著許多年前的舊衣，沒有穿宮衣。陳小弟沒認出對方的身份來，看著那老太監靠著把破竹椅，臉邊幾隻烏蠅飛著，便覺著這老太監怎麼這般可憐？

同是天涯淪落人，陳小弟此人卻還有些熱心腸，尋思自己左右無事，便回屋拿了把破蒲扇，開始為洪老太監打扇趕蠅。

等洪老太監醒來後，並沒有如同話本裏常見的場景那般，傳小太監陳小弟無上神功，收他為小弟，在宮裏橫著走，四處吃香喝辣地。不過一扇之恩，洪老太監知道小太監沒有姓氏，便隻贈了他一個字。

洪。

又因為當時老太監正躺在竹椅之上，就隨口讓他叫竹，這，便是後來當紅大太監洪竹姓名的來曆。

...

從那天之後，洪老太監再也沒有管過洪竹死活，連話都沒有再說過一句，即便洪竹到禦書房後，尋著法子想巴結洪老太監，那老太監也都不再理會。

但小太監畢竟有了名字，姓洪名竹。洪姓，在宮中就代表著不一般，而且洪公公沒有表示反對，漸漸的，開始有人傳說，洪竹是洪老太監新收地幹孫子，於是乎再也沒有人敢欺負他了，相反還要巴結著他，有什麼輕鬆體麵的活兒求著讓他去做。

洪竹人又機靈，經歷了童年慘事，心性也極沉，眼前又有這麼多機會，加上老戴失勢，宮中人事幾番輪轉，竟讓這小太監福氣大旺，直接進入了禦書房，開始在陛下身邊做事。

這，便是所謂機緣了。

見的多了，知道皇宮也就是這麼一回事，知州不是什麼大官，洪竹心裏複仇的火焰便開始燃燒了起來，隻是他畢竟年紀小，不懂門路，根本不知道應該如何著手，難道直接對陛下陳述自己的冤情？他可沒那個膽子。

恰在此時，上天送了一個人到他身前。

馬車顛了一下，範閑悠悠醒來，打了個哈欠，精神顯得有些委頓。

洪竹的事情，是被他套出來的，而後續的手段，也根本沒有讓洪竹知曉，隻是默默地做成了這件事情，今天才告訴了對方。

範閑清楚，以洪竹在宮中的發展趨勢，觀看皇帝對他地信任程度，不過三年，這名小太監就一定會擁有相當的影響力，到時候他隨便說句話，朝中六部多的是人來幫他賣命，幫他複仇，所以自己一定要搶在三年前便做了，而且做的幹淨利落，不要脅，不示恩，不留後患。

這才是給人情的上等手段。

死的知州是潁州知州，洪竹記冊是膠州人，兩地相隔極遠，當年滅門之案過去太久，早就沒有人記得了，範閑並不擔心有人會猜到洪竹與這件事情的關係，這一點，他很小心，什麼人都沒有告訴。

日後陛下就算查到潁州知州是非正常死亡，查到了是監察院動的手，範閑也能找到一竹筐的理由隻要和身邊的人無關，和宮中要害無涉，區區一個知州的性命，在皇帝的眼中，總不是及自己兒子金貴的。

他掀開馬車車窗一角，眯眼看著身後已經極遠極模糊的皇城角樓，祝福小太監同學能夠在裏麵飛黃騰達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